

2013年夏天,《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曾介绍过经苏北、鲁西南到延安的中央交通线。但不为人知的是,除了这条交通线,还有一条通往延安的交通线。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建立了从鲁中南、泰西、鲁西到达延安的秘密交通线,是当时中共山东分局及鲁中、鲁南抗日根据地联系、沟通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条重要通道。徐向前、罗荣桓、朱瑞、陈光、肖华、陈士榘、韦国清、林平加、杨勇等首长都曾跃马交通线,其他抗日人员也是从这条交通线上来往,许多抗日物资、文件也是从这条交通线上输送、中转,从未出现过失误,被誉为安全可靠的“红色抗日交通线”。

徐向前、罗荣桓等大将率部抗日 将帅跃马交通线

□侯中兴

陈家大院建起秘密交通站

宁阳县东庄镇老庄子村作为鲁中南的西部门户,处于日军军事重镇兖州和日军重要据点泰安之间,正好是日军整个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是建立地下交通站的理想地带。1938年6月,中共鲁(阜)泗(水)宁(阳)县委在该村的陈家大院,利用富裕户陈成乾的家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陈家是一个占地面积甚大的四合院,有寨门封锁,十分隐秘。东面临河,胡同很深,一般人不会想到这里会住这么多人。出去东门,就是一片荒野,遇有情况,随时都可以撤离,翻过南面的凤仙山就到了鲁南根据地。

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派兵去山东”的指示。1939年5月,中共北方局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山东战区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中央军委委员、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为司令员,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兼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朱瑞为政委,八路军作战科科长罗舜初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山东、苏北等地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新四军游击队等武装,隶属于第十八集团军总部。

罗荣桓智斗日伪军

1939年10月,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根据延安八路军总部“由于肥城山区甚小,我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山区”的指示,率一一五师师部冒着绵绵秋雨自泰西启程,通过交通线前往鲁南。途中夜宿东庄自治会的辖区官庄村,听取了山东尼山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和泰宁边区人民自治委员会主任朱冀阶的工作汇报。听取汇报后,罗荣桓对“自治会”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并指示要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党政军共同发展,形成一个坚强的敌后战斗堡垒。随后,罗荣桓让朱冀阶派人到鬼子据点,就说八路军来了,借此取信于敌人。朱冀阶马上派人到附近的陈美庄、崔家庄日伪据点去报告,日伪一听打平型关的一一五师开过来了,吓得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第二天,在封振武的护送下,罗荣桓等奔赴鲁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从那以后,日伪军简直吓破了胆,一有风吹草动就如临大敌,气焰也不再那么嚣张。



罗荣桓率部在山东抗战

有一个晚上,天空布满了乌云,崔家庄据点里的日伪军胆战心惊地呆在炮楼里不敢乱动。半夜时分,不知谁说“外边有动静”,众人大惊失色,果然听见炮楼外的高粱地里传来咔嚓咔嚓踩断高粱的声音,他们以为是八路军摸上来了,一边把枪往外扔,一边高喊着:“八路军大叔别开枪,俺们投降!”可等了不一会儿,并没有什么动静。有个伪军大胆,伸出头来用手电筒往下一照,扑哧一声笑了:“哪有什么八路军,是一头老母猪在啃高粱秸!”

接连拔除交通线“毒牙”

宁阳地下交通线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他们相继安插了几个据点,妄图截断交通线。1939年6月,八路军津浦支队奉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和代师长陈光令,由司令员孙继先率领,从泰肥山脉南下,渡汶河,越津浦铁路与宁阳县独立营配合,向伪军安插在交通线上的中心据点杏山庄发起猛烈攻击,伪军拼命顽抗,津浦支队、宁阳独立营全线冲锋,伪军企图逃窜,又被津浦支队、宁阳独立营一阵猛打,伪军跑到哪里,就消灭在哪里。次日拂晓战斗结束,击毙伪县大队长郭广和及手下100人,俘900人,缴获各种长短枪600余支,子弹一批。陈美庄日伪军据点距老庄子地下交通站不到3里路,严重威胁着我军安全。1940年3月,我军通过内线了解到据点内日伪军的活动情况,尼山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带领泰宁边区人民自治会第五中队突然袭击陈美庄日伪军据点,除十几个日军从暗道逃跑外,60多个伪军全部被俘。不久,一一五师挺进

纵队一部在曲(阜)泗(水)宁(阳)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彻底拔除了陈美庄日伪军据点,消除了交通线上的大隐患。

1940年5月底,徐向前同志经山东回延安,从宁阳八区过铁路到泰西。徐帅来时正值日军对泰西地区“扫荡”。分区首长命令宁阳独立营一起配合护送徐帅的一个警卫连,担任外围警戒。在执行警卫任务的过程中,部队在肥城边院镇东北部与一股日军遭遇,共产党员、五班长徐克锦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到达肥城西兰村泰西机关驻地后,又由泰西军分区政委李冠元带领两个连队护送徐向前去延安。

宁阳地下交通线建立后,在接待过往人员和物资运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党政领导陈光、肖华等经常在老庄子地下交通站住宿。1939年底,抗大第一分校奉命东进鲁中,马继孔带宁阳县独立营一连负责护送过津浦铁路,在老庄子地下交通站休整后,由泰宁“自治会”朱靖宇护送至蒙山西麓马家峪,经过蒙阴县去沂南县孙祖镇。据陈家后人陈士德介绍说,八路军和蒿可亲,每天给打扫庭院,战士们抢着做饭,临走还给现大洋。

到1942年秋,由于形势变化,宁阳地下交通线停止使用,中共山东分局开辟了一条新的中心交通线,即从山东分局驻地经垛庄、大炉至鲁南铁道游击队驻地,过微山湖,经湖西辗转至延安。宁阳地下交通线在几年的时间里,战胜了一切困难,人员物资来往络绎不绝,文件情报往返传递,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刊前絮语

都是回忆

□徐静

7月25日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日子,这场失败的战争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满眼伤痛。曾有人作比,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还惹来了一群蛇虫虎豹垂涎分食,人们对于大象的虚弱、蚂蚁的阴谋,总难以释怀,故而,中国人守着这道伤痕,有着太多的耻辱与反思。

甲午海战历来被看成清末短暂中兴后走向没落的转折点,也触发了国内改良派、革命派的对抗开关。就战争本身而言,甲午之战确是一个转折性战役,而这场战争的中方主角,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可谓成在威海,败也在威海。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后,短短一个月时间,便一路大胜,兵临刘公岛,将残余的北洋海军围堵在威海卫基地,连战连败之后只能坐视北洋水师覆灭。北洋海军由兴到衰,甲午战争悲中有壮,“人文齐鲁”从本期开始推出“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专题,为读者开启一扇窥视历史细节的小窗,今天刊登的《孙葆子除夕夜显威白马河》一文讲述的是在山东海城白马河之战中,清军获得了“小胜”,要知道,这可是甲午战争中清军陆军将领以少胜多的首例:战胜了三倍于自己的敌军!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败局,却初步稳定了清军在朝鲜战场和中国境内连战连败、几乎全线崩溃的混乱局面。我们知道,在山东,有很多研究甲午海战的学者和爱好者,希望大家不吝赐稿,为读者们讲一讲甲午海战中发生在山东的那些人那些事……

另外,本期B2版还有一篇容易令人触碰回忆的文章——《千女支疆》,回顾了建国初期鲁南地区动员妇女支援新疆建设的历史。曾在《读库》读过一篇《支边去》,讲述的是当年上海人穿军装的新疆梦,“离开上海,对他们就像是一次秋游”。无边的大漠和繁华的上海,两个原本风格迥异的地方,因为一个特殊的年代,成就了这样一段独特的记忆。不同的是,《支边去》用了大量的细节与回忆,就像是一篇“伤痕报告文学”,而《千女支疆》显然更符合“走进档案”专栏的定位,少了催人泪下的回忆,却有当时支疆下达的文件、严密的选拔程序与精准的数字等记载。初读觉得有些平淡,但这的确是作者手中掌握的历史——“经过组织,实际报名人数达到1533名……确定支援新疆建设的妇女为1402人”。1402人,想想看,这个数字一边牵动着家乡父母的多少思念,另一边又会引出天山脚下多少个新家庭的悲喜人生。无论是“八千湘女上天山”还是“八千鲁女嫁新疆”,故事不同人生各异,读完的滋味也显得特别复杂。读别人的故事,再过自己的生活,也许更踏实吧!



老照片 父亲南下立功入党

□刘剑侠

参加渡江战役后,我的父亲刘维布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17军146团乘火车到达江西弋阳。在此整训后,便开始了千里南下。

当时天气异常炎热,父亲和战友们身背铁锹、洋镐、水壶、米袋、背包、枪支弹药等30多斤进行急行军,一些战友因高温中暑晕倒。当时我父亲是团部的卫生员,便和其他卫生员一起将中暑的战友送到阴凉处,帮其扇风、抹清凉油、针扎穴位,徐徐饮水。经治疗后,有的战友坚持前进,有的坐担架,也有的永远离开了人间。

南方酷热易流行疟疾,部队发防蚊油、蚊帐等进行预防,但疟疾仍传染流行。部队行进至湘潭时,父亲开始“打摆子”,发冷发热高烧不退,团医疗队宋守孚队长急让他坐上担架,连服三天药才病愈归队。

部队昼夜急行军,使不少战友

因过度劳累出现半醒半眠状态,行军中走着走着就掉入路边的稻田或水沟中,还有的遭树林草丛中的蛇咬而中毒,尤其因掉队遇国民党散兵的袭击最为严重,许多战友途中牺牲。

父亲所在的部队入黔后,昼夜兼程直插乌江渡,先到遵义,又经贵阳平霸到达安顺,这时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干部战士欢欣鼓舞,举枪庆祝。不久,部队又奉命挺进滇东,驰援已宣布起义的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我17军在天成关一带,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保卫战。当时战斗异常惨烈,双方伤亡都很大。父亲和战友们几天几夜不休息,连续抢救我军伤员和国民党伤兵。为此,父亲受到部队首长嘉奖,荣立三等功一次。不久,又由连长卢承喜和指导员崔鸿禧介绍,父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又被任命为团卫生队看护排的二班长。



图为南下时父亲刘维布(前排右二)和战友的照片。